

杰奎琳·威尔逊 获奖作品系列

非常妈妈

英国国家图书奖儿童书奖

[英] 杰奎琳·威尔逊 著
周莉 洋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杰奎琳·威尔逊

获奖作品系列

非常妈妈

[英] 杰奎琳·威尔逊 著

周莉 神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0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3-1407

THE ILLUSTRATED MUM

Jacqueline Wilson

THE ILLUSTRATED MUM © 1999 by Jacqueline Wils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妈妈 / (英) 杰奎琳·威尔逊著；周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
(杰奎琳·威尔逊获奖作品系列)
ISBN 7-02-004417-4

I. 非… II. ①威… ②周…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当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3648 号

责任编辑：叶显林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周小滨

非常妈妈

Fei Chang Ma Ma

[英] 杰奎琳·威尔逊 著
周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7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页 1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417-4/I·3356

定价 16.00 元

献给

**吉娜和默里
以及
卡罗琳和乔治娜**

目 次

十字架	1
金盏花	24
海豚	41
维菊链	61
心	76
星星	93
女巫	108
眼睛	129
大蛇	149
蝙蝠	180
青蛙	204
尖叫	229
钻石	252
刺青全貌	276



生日那天金盏花又开始变得古怪起来。星星知道生日的情形总是很糟糕，所以我们使尽了力气想法子。星星为金盏花做了一张漂亮的金盏花形状的大卡片。为了给卡片上色，星星把橙红色水笔的墨水都用干了，然后她用那支特别的荧光笔画了两个闪亮的银色三角，用最好的斜体字写上了“生日快乐”。八年级^①的学生有书法课，星星学得很好。

我还只是个低年级的小学生，什么样的字也写不出来，所以只好在卡片上画画了。这是金盏花三十三岁的生日，我决定为她画三十三件她最喜欢的东西。我画了麦基（我从来没见过他，但他长什么样金盏花说起的

^① 英国小学在校年龄为5至11岁，分为1至6年级；中学在校年龄为11至18岁，分为7至13年级。



次数可太多啦)、星星，还有我。接着我画了彩虹刺青工作室、维多利亚纹章店和野猫酒吧。所有这些东西都画在卡片中央，密密地挤在一起。我又在边上画上了伦敦、海滩和夜晚的星星，这下子纸上挤得真够呛，可我还是找地方添进了一个CD播放器和好多翡翠城乐队的唱片，还有几双高跟鞋、一件比基尼泳衣、一条牛仔裤、几件五颜六色的紧身上衣、许许多多的戒指、手镯和耳环。



画完这些我有点想不出该画什么了，而且刚才擦

得太厉害，纸已经有点毛了，所以我决定不再添什么，而是开始给卡片上色。我想要金盏花的花边，但是星星用干了橙红色的水笔，于是我把金盏花改成了玫瑰，涂成了深红色。红玫瑰代表爱。金盏花非常喜欢有象征性的东西，她应该会懂。我在卡片背面画了一个大大的玫瑰花环，代表全部的爱，然后写上了我的名字。

我们还要给金盏花礼物。星星在星期六早晨的集市上只花了两英镑就买了一张收集了翡翠城乐队最热门歌曲的唱片。我买了一个亮闪闪的发卡，跟金盏花的眼睛一样是绿色的。我们还买了一张漂亮的绿色绵纸和一条绿色的缎带，打算把礼物包起来。

“你觉得她会喜欢吗？”我问星星。

“那还用说。”星星说。她拿起发卡，松开卡扣，塑料卡齿看上去真像牙齿。“我是份极好的礼物。”发卡在她的手上发出声音，然后咬住了我的鼻尖。

金盏花紧紧地拥抱了我们，还说我们是好孩子，但是她绿色的大眼睛里满是泪水。

“那你为什么要哭呢？”我问。

“她是因为高兴才哭的，”星星说，“是不是，金盏花？”

“嗯。”金盏花哼了一声。她使劲抽了抽鼻子，用手背抹了抹眼睛。她的身子在发抖，但她还是挤出了一丝微笑。“好啦，我现在不哭了，小海豚，好了吧？”



事实上一点也不好。一整天她动不动就掉眼泪。听翡翠城乐队的唱片时，她哭了，因为她说那让她想起了以前的日子。我精心为她梳理头发，盘成别致的长条髻，再给她卡上绿色的新发卡，这时她又哭了。

“天哪，看看我的脖子！全都是皱纹。”她说。她焦急地摸着白皙光滑的皮肤，我们急忙尽力安慰她。“我的样子真老。”

“你一点也不老。你很年轻。”星星说。

“三十三岁，”金盏花悲伤地说，“你们没把这一重大打击写在卡片中央吧，亲爱的。真不敢相信我三十三岁了。耶稣就是三十三岁死的，你们知道吗？”

金盏花知道很多《圣经》故事，她在一家教会收容所里待过。

“三十三岁。”她不停地自言自语，“他也辛辛苦苦。他爱孩子，他可怜那些坏女人，支持所有另类的人。多么好的人哪，可是那些人干了些什么啊？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折磨死了。”

“金盏花，”星星厉声说，“看看海豚的卡片。”

“噢，不错，亲爱的，真漂亮。”金盏花说。她眨巴着眼迷惑地看着卡片。“这些是什么？”

“哦，很蠢，都是乱画的。”我说。

“都是你最喜欢的东西。”星星说。

“真漂亮。”金盏花说。她看了又看，然后又开始

掉眼泪了。

“金盏花！”

“对不起，只是这张卡片让我好难过。看看这酒吧，还有这些高跟鞋和性感的紧身衣，都不是做妈妈的人用的东西。小海豚应该画……我不知道，一只小猫、一件漂亮的长外套，还有……还有马克斯—斯宾塞蛋糕店，那才是妈妈们喜欢的。”

“你不喜欢那些东西，可你也是我妈妈。”我说。

“为了给你做这张卡，海豚花了好长时间。”星星说，她的脸开始发红。

“我知道，我知道，这张卡片很漂亮。我说过的。我是没救了。你们难道不明白我的意思吗？”金盏花又抽了抽鼻子。“好啦，我们吃早饭吧。嘿，我现在能吃蛋糕吗？生日蛋糕作早饭！好主意，是不是，姑娘们？”

我们呆呆地看着她。

“我们没给你准备蛋糕，”星星说，“你知道我们没买。我们问过你，你说蛋糕是你最讨厌的东西，记得吗？”

“不记得。”金盏花一脸茫然地说。

那会儿她说个不停，让我们千万不要给她买蛋糕，因为她下定决心要开始减肥，而且蛋糕上面的糖衣只会让她牙疼，再说她根本不喜欢生日蛋糕。



“我喜爱生日蛋糕，”金盈花说，“每次我都有一块自己的生日蛋糕。你们知道那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属于我的生日蛋糕，也没有像样的生日聚会。真不明白现在的姑娘们为什么不喜欢像样的聚会，只想去镭射厅和麦当劳那样的蠢地方。”

“那些地方不蠢。”我说。星星受人邀请，已经去过好多次，但是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麦当劳的聚会，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去镭射厅。我希望上中学后，我能交到好多朋友。我跟班上开生日聚会的那一群合不来。我也不想参加他们的聚会。那群人，就算给我钱，我也不愿意和他们交朋友。也许塔莎除外。

“好，好，我去给你买生日蛋糕。”星星说，“马克斯—斯宾塞蛋糕店星期六开得早。你等着。”

她拿起装着家用钱的钱包，重重地摔上门，冲了出去。

“她生我的气了。”金盈花说。

“没有，她没有生你的气。她去给你买蛋糕了。”我说。

“生气，生气，生气，”金盈花皱着眉头低声说，“收容所里她们总是这么说。‘你真让我生气，金盈花。’那个老女人把脸探过来，紧对着我的脸，近得连她的两只眼珠都凑到了一处。‘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她说，唾沫喷了我一脸。她太恶毒了，那个家伙。她从来不打

我们，她知道不能打我们，但是看得出来她真的很想动手。她只能动口。生气，生气，生气。”

“金盏花。”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每次她这样快速地自言自语，把一个词说了一遍又一遍，我总是有点害怕。我希望星星快点回来。

“只能动口，说说这个词！”

我笑了笑，万一金盏花只是想说笑呢。她的样子很吃惊。

“我们在学校里玩填字游戏，”我急忙说，“我做不出来。我的拼写一塌糊涂。”

“我也是。”金盏花说，“我讨厌学校，我在学校总有麻烦。”

“没错，我也是。”我说，心里希望金盏花现在好受了一些。我饿急了，于是吃了一把干玉米片，好继续坚持。金盏花也吃了一点。

“但是星星很聪明，”我说，“上了中学以后她变得更聪明了。她有个聪明的脑袋。”

“嗯，她很像她爸爸。”金盏花说，“麦基是我遇到的最聪明的男人，那么富有创造力和艺术气质，而且很精明，永远骗不了他。”

“他也是我爸爸就好了。”我说。

金盏花同情地拍了拍我。

“没关系，我有你做我的妈妈。”我这么说本是为

了让她高兴，却引得她哭了起来。

“我是什么样的妈妈，又笨又没有用？”她说。

“你是世上最好的妈妈。求你别再哭了，眼睛会哭红的。”

“红眼睛、皱巴巴的脖子、易碎的神经，真是一团糟！三十三年了，我有什么成绩，嗯？除了你们这两个漂亮的丫头。麦基要是这会儿回来，他会怎么看我？他总是说我很冇才能，但是我一事无成。”

“你总是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画画做漂亮的衣服跳舞还去工作室上班，还有——还有——”

“如果我再不用心做成一件事，我很快就没有机会了。我老得太快了。要是麦基回来就好了。跟他在一起，我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让我觉得那么……”她摆了摆细瘦的手臂，手镯丁当作响。“该怎么说呢。过来，海豚。”

她把我拉到身边，抱住了我。我依偎着她，闻着她身上美妙的麝香般的味道。她丝一样的红发弄得我痒痒的。我理着她的头发，让发丝在我手指间飞扬。

“你的发根得很快护理一下。还有发尖有点分叉，我替你剪掉，好不好。”

“你长大了还是想当美发师，海豚？”

“那当然。”我说。我把手指当做剪刀，做出削剪的样子。

“记得那次你把自己的芭比娃娃剪秃了。”金益花说。

“还有星星的，把她气坏了。”

“你们姐妹俩。我要是有个姐妹就好了。”

“啊，你就像我们的大姐姐。”

“我觉得自己来到了生命的十字路口，海豚。十字路口。嘿，你瞧，我在身上刺一个十字架怎么样？”

“你身上没剩下多少地方了。”我摸着她满是刺青的胳膊说。

金益花上下打量着自己。

“这儿，胳膊肘上，怎么样？好主意！十字架能从上臂一直伸展到小臂。我需要一张纸。”她用了我做的生日卡片的背面，但是我一点也没有不高兴。她画得很快，牙齿轻轻咬着下唇，那是她专心时候的样子。我从她的肩头望去。

“画得真好。”我激动地说。

她的手还在发抖，但是笔下的线条非常平滑流畅。她画了一个长长的凯尔特式^①的十字架，非常漂亮，上面盘着玫瑰和常青藤。

“玫瑰，”她抬眼看着我说。“跟你在卡片上画的一

^① 公元前六世纪，欧洲凯尔特入侵者到达爱尔兰，统一了爱尔兰的文化和语言。凯尔特式艺术具有色彩绚丽，雕琢细致等特点，并带有神秘色彩。



样，小海豚。”

我感到非常自豪。但是我也很担心，我知道星星会说什么。

“画得真漂亮，”我说，“让它就这么着当一张画，好不好？我们给它配一个漂亮的框子，你可以挂在床头。”

“我想让自己的身上有这么一张画。”金盏花说，绿色的眼睛闪闪发亮，“不知道史蒂夫早上有没有预约的客人？我不能等了！我要让他把这个十字架描下来，现在就刺到我的身上。特别的生日礼物。”她跳了起来。“走吧！”

“但是星星给你买生日蛋糕去了！”

“哦！”她失望地皱起了脸，“哦，没错。哦，快点，星星。她去什么地方了？她干吗非得现在出去买什么蛋糕呢？”

金盏花太不公平了，我无法正视她。她歪曲事实的时候总是很可怕，而她激动的时候总是歪曲事实。我知道应该告诉她，她这么说委屈了星星，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和金盏花之间情况特殊。

过了几个世纪，星星还是没回来。金盏花穿着高跟鞋在屋里踱来踱去，不停地看钟，戏剧般地呻吟着。星星终于回来了，双手小心地捧着一个塑料袋子。金盏花不得不做出巨大的努力。

“星星！你去得真久，小甜心！”

“抱歉，店里的人太多了，而且我得小心地走回来，我不想碰坏蛋糕。真希望你喜欢。我不知道该买水果蛋糕好呢，还是买松糕好。最后我买了松糕，因为松糕便宜些——可也许你更喜欢水果蛋糕？”

“什么都好。”金盏花漫不经心地说，“那么快点，我们切蛋糕吧。”

她几乎看也没看，就把蛋糕拉出了盒子，也没放到像样的盘子上，从抽屉里翻出一把锋利的刀就开始切。

“得许愿！”星星说。

金盏花扬起眉毛，闭上眼睛许了愿。我们不用问她的愿望是什么，我看得出她的嘴唇说的是“麦基”。一许完愿，她就劈开蛋糕，把她的那一块飞快地吞了下去，撒了一地的碎屑。

“干吗这么着急？”星星问。

我停下嘴，不再吃自己的那块蛋糕。

“我得早点赶到史蒂夫那儿去，赶在别的客人之前。刚才我设计了一个最最出色的刺青，很有象征意义。”金盏花说。

“不，”星星说，“别再刺了。你保证过的。”

“但是这个刺青太漂亮了，亲爱的，一个十字架，因为我正处在十字路口。看！”金盏花晃了晃设计图。



“你毁了海豚的生日卡。”星星说。

“不，她没有。”我急忙说。

“你说过不断地往身上刺青是病态无能的表现。你说过要省下钱去做激光手术，把刺青抹掉。你说过的。”星星说，她的声音变高了。

“我说那些只是为了让你高兴，亲爱的。但是我爱我身上所有的刺青，对我来说每一个刺青都有特别的意义。刺青使我觉得自己很特别。”

“那些东西让你看上去像马戏团的怪物。”星星说。

屋里突然安静了下来。我们站着，吃惊而又尴尬地互相看着，谁都难以相信星星说出了那样的话。连星星自己看上去也惊呆了。

“好的，这么说我是怪物，”金盏花声音颤抖地说，“我不在乎。我不用迎合你狭窄的社会观，星星。这么多年来我过的始终是边缘人的生活。”

“你现在说话的腔调就像土得掉渣的老电影。你为什么就不能正常一点呢？”

“我不想正常。”金盏花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突然这样。你怎么了，星星？”

“也许我长大了。你什么时候才会长大，金盏花？”她抓起自己的蛋糕捏成碎屑，然后掸掸双手，冲进了我们俩的卧室。

金盏花看着我，我也看着金盏花。她努力做出不